

萬曆武功錄

廣西

府江右江諸獍列傳

兩岸及三峒皆府江獍北三北五則類皆右江獍也。正德中府江諸獍爲粵邊患制置使陳金常請兵擊破之而北三北五獨征伐未之及及征伐則自是歲始也而是時右江諸獍生齒乃益繁乎前是東岸屬平樂西岸三洞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爲獍窟淵藪於是江上諸偷盜皆倚借爲黨援日與府江酋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惟執已

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周濂，軍全朱銓，鄧月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亾筭，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尤最甚，歲歲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剗馬賊，常陳兵走東粵，略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滕貴，劫府庫，已略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已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蒲伏道左，奪道左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多受其禍也，居頃之南，四逋逃，茵韋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亾抵右江，謀爲報。

復計。乃齒武宣諸生米如銀。揚揚騎馬騾千餘來。於是焚大盧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會舍人張剛佐史周于義。邁行間。諸獍執而僇之。奪其所持牒。阻置郵。置郵無敢晝夜行道。上多不得以文書相往來也。是時兩江守巡使劉穩。沈子木。李文績。告於撫巡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後先以其狀請。是歲隆慶壬申冬也。乃以李錫爲大將軍。而屬叅政胡直爲督漕使。按察副使金柱。鄭茂。夏道南。爲監軍使。龔大器。劉廷舉。爲紀功使。期十月十五日十道並出。而是時諸土吏韋文明。以東蘭部兵至。趙邦興。以龍英部兵

至岑紹勳以泗城部兵至。莫之厚以南丹部兵至。岑
瑾以歸順步兵至。黃思以江州部兵至。黃瑚以向武
邵兵至。太錄以田州部兵至。岑清寶以武靖部兵至。
黃有瀚以忠州部兵至。黃允章以上林部兵至。王吳
黃正以思恩部兵至。馮紀以都康部兵至。韋龍以鎮
安部兵至。羅世璟以那地部兵至。鄧承印彭大武以
永順部兵至。許世興以上映部兵至。岑壽松以湖潤
部兵至。黃一貫以遷隆部兵至。黃鎮以安隆部兵至。
於是王世科提東蘭。泗城。永順。安隆。湖潤兵。攻古西
巖口。破之。斬首捕虜二百。有四級。復攻平滿。青龍。破。

之生得八人，斬首五十四級，餘黨奔入笋山。古造阿山爲巢，泗城東蘭兵搏戰，斬首三百五十三級。已疏捕諸山，斬首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鷄籠山，巢追逐，斬首二百二十二級。遠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錢甫、楊公滿、楊朝猛、楊扶豺、莫扶金、莫扶楊等首三百六十一級。錢鳳翔提田州，忠州龍英武靖遷龍兵攻東岸黃洞，古摺糯峒破之，生得黃公護、蘇公韋。斬唐義、婁、唐會、婁、袁、婁、沈、婁首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滄洞，生得黃公送，斬首一百二十六級。疏捕何冲、莫家冲，斬首二百一十級。餘黨奔入倒流，苦竹

蒲巖諸山，追亡斬首四百一十六級。王承恩提田州兵擊龍巖，破之，斬首二百三十二級，奪獲被鹵二人。復提思恩、鎮安、都康兵擊西岸馬尾，及勞碌、黃牛諸山，破之，斬周添郎、鄧琶婆、盤滿婆、盤賤婆、鄧郎等首一百二十一級，餘黨奔入仙迴。高天古帶諸山，疏捕仙迴西岸，生得四人，斬首一百五十二級，守備康仁生得一人，斬首二百八十四級。進攻高天泗城兵，先登斬首一百二十六級。我兵創五人，餘黨悉逃。追亡逐北至古河中，斬黃公東等首七十一級。復疏捕西岸，斬首三百一十三級。董龍提歸順、南丹、那北、上林

兵擊太平。古冒馬尾破之。斬雷公奉王公社等首一百四十一級。奪被鹵一人。復攻唐冲彪灘破之。斬首一百一十七級。田義凌文明提向武江州奉議。上映兵擊兩岸破之。斬鄧婆等首百一十七級。復攻南源鷄籠仙廻高天。斬首捕虜一百四十一級。是歲萬曆元年春正月也。大率斬首凡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凡四百四十八人。奪獲被虜凡三人。馬牛凡二百三十三頭。器械凡二百一十有九。前是給事中梁問孟上書請征兩江諸酋。欲相度先後機宜以行。於是右江備兵使沈子木移指揮使平碧蕭糾令奉檄

入北三北五宣。朝廷威德趨歸降。會峒老韋法真等。同原鹵來賓。遷江民蒙演。蒙葛眉等。具盟誓詣備兵使所。願歸所奪田。輸賦請以漢官式臨之。當事者具報可。於是蒙演等得自新。而李良臣。李純。唐鍊。先後爲巡按御史。具得其狀。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並奏於上。下本兵議。尚書方逢時。俄覆奏。詔賜殷正茂金五十兩。表裏二進。郭應聘秩一等。蔭一子入太學。李錫秩二等。皆予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已撫巡使及制置使。大會布政使楊成。叅政胡直。李鳳。按察副使高察。僉事霍與瑕。江圻。爲善後。

六笑以上。上皆可之。前是荔浦之峯門。南渡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邏司爲諸獍所奪。頃議改土巡檢。其官日必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如真。始與襲。世世勿絕。乃於東岸水澹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爲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於西岸。仙廻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內。六章於龍頭磯爲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冲。黃牛。及三峒。於上峒古西。復峯門爲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厄峯門。盧僊。大喃兼視中峒。於下峒東練。復南源爲一軍。軍一千

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夫長百夫長一人。兼視邏司事。稱職亦令得世守。土是時左江以尋梧叅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及桂平諸武吏悉以屬之。歲時叅將得提兵巡徼昭平荔浦之間。殷殷不絕也。於是西岸通五道。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廻。又自仙廻達古蘇。直走永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猿。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平達水滸。自水滸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由此兩岸皆孔道矣。初府江自

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今皆徒獫窟穴矣。乃於平樂之昭平。馬江。建縣。以昭平古龍平地。遂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廻土司。大率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餘石。大司農請於上。於是賜縣名曰昭平。昭平屬平樂也。

讚曰

昭平。故古龍平地也。以余所聞。故縣印尚封府庫。今幸縣其地。此非陛下威武所變化能至是乎。然而大將軍金規石畫。亦不可不謂至壯。兩岸三峒。皆改

復土司。以漢兵七千人戍守之。皆令其受法。漢吏志
念益深矣哉。襄從府江至梧州五百里。無縣。今冠蓋
至於道。唯恐輶車之行遲也。

懷遠諸徭獞列傳

懷遠，柳州屬邑也。居右江土游，旁近楚之靖綬。貴筑之黎平，爲諸徭所竊據。懷遠故淪沒數十年於今乎。賴陛下征古田，幸大捷，諸徭皆誓服。於是懷遠令馬希武使楊宦，朱萬世召徭老加仲才等，曉譬以禍福。欲城縣，仲才曰：「幸甚，敢不如明府約。」久之，令果往。徭獞羣輩數十百人，皆郊迎。令至，大驩皆叩頭，不自意得復見漢官儀，誠願編入版圖。歲時輸賦，役如編氓。令請至，唯令所左右。希武猶豫久弗決，仲才等乃指天日，埋石歃血以盟。希武旣到縣，具如諸

程所請以撫處文牒移兩臺因郵置以聞。上幸報

可於是分守使李文績分巡使沈子木使柳州推官高曰化洛容知縣邵廷臣行縣而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鄭鵬徐仕科邏司鄧元先已治茅爲廬然後建城郭衙舍倉獄也。前是希武與稿黃大地太平河裏諸程約約建城縣請以三十金擊牛酒犒諸程頃城工過半。諸程請牛酒希武堅弗與。諸程以爲令食言皆大拂其意欲而去。當是時諸程常以易米往來城下。城下諸役夫曰以女等先時擊破城今乃累我衆殊甚我衆必厲兵秣馬待一日城成盡殲夷厥

迺衆而後吾等始愉快可知也。稿黃諸徭皆疑思有
畔去意。又希武新政尚嚴急。諸戍堡兵縣盡罷斥之。
反趨召隆起兵。兵至躬自騎馬走城上。且莫鳴金鼓。
銃砲如雷。諸徭聞皆愈自疑。以爲曩役夫告我。今果
然。由此縣中口語藉藉。多有欲先縣而發者矣。希武
不知諸徭故。乃提棗鼓督責諸役夫。益急。諸役夫相
與議曰。建城實欲利賴我。奈何徒爲我貽禍乎。亾何。
希武行城上視城蒼頭廬兒方響呼。夾道而馳。會徭
中一童子至。望見令直前。左右呼之曰。走。童子弗走。
令大怒。疆榜服之。加笊數十。遂死。前是繩坡頭板江。

諸獍已痛令入骨髓。至是大會稿黃大地。太平河裏。獍人乃謀曰。卽城未就。尚咎殺我子男。如此果如彼。夫言城成。殺我無疑。計莫如先殺令。期旦日舉事。爲謀者所覺。微以告令。令弗信。榜咎謀者。旦日諸獍乃帥數百人由北城入。諸役夫皆欲走。令呵止之。獍人廼以鳴鏑射令。若尉。而馬希武及余冕。陸錦。鄭鵬。徐仕科。鄧元皆中流矢。元竟死。希武失印。傷兵夫龍喜等一十七人。時隆慶壬申冬十月也。制置使殷正茂以書請。上有詔罷李文續等俸。令待罪。於是大將軍李錫急使叅將王世科爲左將軍。軍稿黃大地。

叅將錢鳳翔爲右將軍軍太平何裏畢會長安鎮並
出。亾何稿黃太平乃與丹陽鎮猪肉田塞蕉化諸徭
亾慮數千人。治舳艫數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
落鄉兵鏖戰斬首一十九級生獲五人。諸徭皆止舍
平琴洲鄉兵翼而圍之擊舟舟湛沈溺死者亾筭獲
舟三十艘長安鎮邏使周大有以其捷來告我兵乃
鼓行至板江約自東崖直擣懷遠會大雨雪自人日
至二月中連旬弗開爲按兵不敢動朱萬世得縣印
來獻是時徭人皆來自貴筑及黃土綬圍伶洞與三
甲殘民鐵甲勁弩皆其長技我兵水行則逆流而上

陸行則羊腸鳥道甚崎嶇。迴遠不可度。所過道上。又皆羗巢。常自言阿羗得守險。漢烏奈我何。制置使謂知諸羗獨畏楚。永順鉤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撫巡使。於楚則趙賢。於浙則方弘靜。於貴則蔡文。徵鉤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以二月計之。費以五萬餘。已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御史唐鍊。屬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察。叅政使吳一介。李鳳。鄭茂。副使劉廷舉。徐作。叅議高則益。僉事夏道南。江圻。叅將王世科。都護許文。及總戎李錫。議先使使者招徠白果諸羗。黃上諸洞。青棋大梅諸羗。令歸。

降以防連朋之患。然後擊大平。河裏四港。牙寨。稿黃。大地。晏江。溪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濕。皆助寇爲虐。而古田上宋酋長韋狼要亦與其弟韋狼金奔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援時癸酉冬盡矣。於是章程兵由柳州出。永保兵由靖州入。至則分爲七軍。以錢鳳翔軍坡頭。王世科軍縣北。楊照軍縣南。亦孔昭軍板江。魯國賢軍湖兵。而以李錫爲大將軍。營居中。兼督大榕江軍。聽潭二水軍。而以副使沈平木監之。莊國禎紀之。而知府許嶽能。鎮彭文質。陳子佐。張宓。侯國治。同知王任。蕭騰鳳。陳所。

學通判蕭時中。朱成武。蘇繼文。推官高曰化。知州張
樞。同知王恕。判堵者禪。知縣黃褒。王一岳。李邦仁。趙宜。
吳鎮。陳宗堯。余光祐。楊春煦。皆聽調度。是時辰沅備
兵使史嗣元。備綏寧。而貴州撫巡使躬馳永從。期十
二月朔四日。皆進至板江。會諸徭以木石塞江灘。羣
聚黨千餘。舳艫百餘艘。計欲拒我兵。望見我兵。水陸
並攻。皆股栗。盡反踵走。我兵遂拔木毀石而入。大破
之。連援丹陽。蕪花。中園。田寨。古立。洛泉。火燒。合水。諸
巢。斬酋長榮才富。吳金田等首百三十五級。餘黨數
千人。皆奔入丹竹楓木間。據層巒。阻絕澗。以爲險。殊

死戰。我兵攻巢先登，斬首四百二十二級，殺賊棄旂鼓，越大稜嶺而遁。復聚天鷲嶺，我兵追亾，遂北直擣天鷲嶺。至七團，四寨，腮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羊，斬王伯牛爺等四百四十三人，奪獲風紀，輯覽，諸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物。復進兵攻大藍公和，唐朝山，諸巢，而稿黃，大地，及板江，田寨，衆聚郡鄧大山，固已數千餘矣。我兵卻敵，斬于弟保等首一千有五級，餘黨復犇八寨，列重柵，堅壁而守。矢石如雨。我兵乘勝先登，乘風縱火，焚木柵，斬榮田師等首千二百九十級。王簿，李村，提撫，猓兵，助戰，斬首五十

九級於是數自癸酉十二月至甲戌春二月。大率斬首捕虜凡三千三百四十四級。俘獲男婦凡二百六十三人。奪獲牛凡四十九頭。舟凡八十六艘。盔甲凡一百九十有六。槍刀牌弩諸器凡一千七十有奇。事聞。上賜殷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遷郭應聘秩一級。賜聘及李錫趙賢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方弘靜蔡文金十五兩。諸土吏思明則黃承祖。東蘭則常應龍。南丹則莫之厚。那地則羅忠輔。泗城則岑紹勳。歸順則岑瑾。思明則黃恩隆。江州則黃恩隆。英州則趙邦興。龍州則趙英。忠州則黃有瀚。武靖則岑靖。

寶上林則黃允章。下石西則閉文經。永順則鄧承印。
彭大武彭永年。上映峒則許世興。下雷峒則許宗蔭。
湖潤則岑壽松。鎮安則韋農。思恩則覃文顯。徐浩。韋
顯威。黃正。黃承祖。潘承紀。王觀。韋寬。遷隆則黃一理。
安隆則黃榮。保靖則彭養正。鎮溪則張寬。於是上
有詔。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
宗蔭等金十兩。始尚書譚綸請曰。上幸賜諸土吏
金錢甚厚。諸土吏戴天子恩德如覆載。自今有如
不可知。一日以羽檄徵兵。務以梟騎應聲而至。乃足
微報稱。十一二不則。請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諸土

吏曰。敢不如約。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濤。波浪。塘堀。屬武洛。洞人。猛團七團。屬韋覃。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狴籠。郡鄧。勇尾。屬中。狴籠。稿黃。大地。屬下。狴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潺。大田蘆。屬浪溪。獐人。邊田。板壁。屬寶江。獐人。板江。猪肉。屬魚樓。獐人。河潺。蕉花。屬背江。獐人。大田蘆。及下。狴籠。皆互相約束矣。前是諸當路議兵防。欲改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於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

加拿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并田金寶頂
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屏諸堡
皆加兵爲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
兵三千人。更番戍省會。頃自古田發難。當事者議改
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諸州曰。我故有梧州之戍。已
甚。奈何將軍又戍我乎。自是之後。鎮安及湖潤爲一
年。思恩及田州江州。上映下雷爲一年。年出兵三千
人。以四年戍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爲一年。向武
奉議及上林爲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峒爲一年。
龍英及忠州爲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

皆以撫巡使郭應聘請也。

讚曰

余觀猺獞長技不過鐵甲勁弩已耳。至無所畏。畏狼
兵及鈎刀手。而殷司馬以爲猶鼠之畏貓也。然哉。語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狼兵及鈎刀手。皆故屬土
吏。然則土吏奉約束。而後吾制猺獞。始有兵耳。粵乎
粵乎。而猺獞常什六七。此誠當震懼之令。加畏奈何
常倚重。此屬爲兵哉。

永寧洛容諸獍列傳

常狼要。永寧酋長。韋朝義。洛容酋長也。先是獍人黃銀成與狼要有隙。相讐殺。而常安邏司欲窮治之。於是狼要推牛齊合。永福陽朔碎江諸獍。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千戶章繼宗。宗中流矢死。碎江諸獍走荔浦山灣。狼要走右江。皆招致獍人。會指揮徐民瞻兵捕服道左。執狼要。獲輿謁兵備使莊國禎。餘黨馳還。乃請於制置使殷正茂。臺御史郭應聘。御史唐鍊。卽以羽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裨將王瑞。王承恩。汪可大。凌文明。康仁往。而以羣政

使吳一介監之。是日卽提兵馳茶溪。鏖戰。王瑞斬廖金鑑。廖金益。韋銀花。韋狼相。莫伯雍等首。凡三百一十九級。汪可大生得黃朝鮮。斬莫鑑從。莫良行等首。凡三百有七級。王承恩斬首捕虜。凡一百八十有三級。張世勳疾力戰。劒斬二人。勳亦有金夷死。凌文明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四級。康仁斬首九十級。大率斬首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八十一人。牛馬四十頭。器械九十有五。繪畫黃衣一襲。時癸酉秋八月也。先是月正上元。托定洛斗。與古底。上油。諸種。矚洛容。令邵廷臣以歸養去。尉謝漳。行縣事。於是

獯人常朝義等。夜半直搗漳所。鼓噪竟殺漳。漳死。奪其印符而去。是夜指揮使朱昌胤與土巡檢常顯忠並提兵。願與諸獯快戰。昌胤斬首二十三級。顯忠斬首三十一級。我兵傷一十三人。諸獯皆逃走。而裨將文斌、張汝能、胡德忠追亡逐北。生獲常朝義。單三官等。凡八十三人。得縣印一顆。於是守巡使莊國禎、沈子木、李文續皆移都御史。而與總戎李錫、決策往征矣。而是時王瑞爲一軍。軍永寧。以往古底。上宋諸巢。崇文、凌文明、康仁爲一軍。軍永福。以往理定、海灣諸巢。亦孔昭爲一軍。軍洛容。托定、洛斗諸巢。楊照爲一

軍軍柳城。以往上油諸巢。而錫以中營。居理定江。期
二月二十六日。四道並出。於是永寧軍擊古底。上朱
大蠱。天心塘。諸巢先登破之。生獲單狼印。斬單金鉢。
單金倒。單百長。單銀郎等首。凡八百七十二級。永福
軍擊思位。狼家。諸巢。郤敵先登破之。生獲羅仁。周王
朝傍。斬莫扶頂。單應黨。羅文朝。羅公盤。單朝俸首。九
百七十二級。洛容軍擊托定。洛斗。理伏。川巖。諸巢。先
登破之。斬首捕虜。陶狼金。陶狼漢。羅道章。陶良。陶定。
陶金總。羅道印。羅顯揚。陶朝漢等。四百八十二級。柳
城軍擊上油。上良。里脂。諸巢。郤敵破之。斬首五百一

十二級。大率斬首凡二千八百三十八級。俘獲凡二百二十一。人。奪獲被鹵凡一人。牛凡五十五頭。器械凡二百六十有二。書籍凡五本。關防凡一顆。項之制。置使具捷。急使使者請於上。事下大司馬譚綸。於是先賜郭應聘金三十兩。表裏二。李錫念二十兩。表裏一。自是之後。御史李采非訪誅訥。永寧。洛容。後先斬首捕虜凡四千一百五十二級。上有詔遷殷正茂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郭應聘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李錫陞秩三級。李文績等陞秩一級。金錢皆有差。先是御史唐鍊奏土吏泗州則岑紹勳歸

順則岑瑾。鎮安則韋農。永順則彭永年。捷凡二百以
上。南丹則莫之厚。東蘭則韋應龍。邠地則羅謙範。保
靖則彭養正。捷凡一百以上。下雷則許宗廕。龍州則
趙應龍。英州則趙邦興。上峽峒則峒長許世典。忠州
則黃有朝。思明則黃恩隆。永順則彭大武。鄭永印。上
林則黃允章。安隆則黃榮。下石西則閔文經。五土則
覃文顯。黃正。黃誠。視觀則官族。韋寬。捷凡一百四十
四級。上幸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
五兩。許宗廕等金十兩。正茂乃上書謝爵賞。以爲此
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臣等何敢以爲功。上嘉賚。

如初。其後大屋諸村。殘獫黃朝貴。黃金鼎復齊合。之陽老村。柳城之上油村。酋長覃金磊等。號爲萬餘人。聲欲大入富福鎮。而王世科等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及從賊首凡五十八級。綜其實。大率不下七百人。也。始洛容在萬山中。而迤北一帶。依山無城郭。令皆寓郡城以爲治。而縣之爲縣。廢棄幾六十餘年矣。舊令余涇。常請遷于白龍巖。費亾慮四千六百有六兩。甚矣。其講於保治之規也。

讚曰

余聞洛容城垣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而縣尉謝淳。以

單騎巡徼萬山中。可謂壯士。及韋酋發難。竟受金夷
而死。死於封疆。誠封疆之臣哉。然洛容永寧之捷。幾
至五千大將軍功。豈不偉與。於戲。永寧得陞爲州。不
二三載。乃復爲獍苦。今何如矣。

岑溪潘積善諸徭列傳

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徭巢也。先是酋潘積善度岑溪地勢，旁近羅旁，負臂三面，乃自僭號稱平天王，與諸徭獍阻山公行，頗爲疆場患。於是郡百姓請於制置使凌雲翼，會大兵往征羅旁，干戈未息也。乃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曰：「幸甚！將軍第不以斧鉞加于縈臣，得緩須臾，母死，敢不唯將軍是命。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氓戶，頃之制置使使縣令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貸積善死。因以其子附學官受書，自是之後，善雖分黨，然實各立巢寨，犄角爲輔者矣。」

積善深溝高壘四方諸遁逃並亾抵於其間遂擁衆
自雄至亾笄乎雲翼迺上書請潯梧叅將移岑溪而
以端夷營募兵六百人屬之當是時七山政蒼藤信
地而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衝北科爲六十三山咽喉
懷集亦接鄰賀縣五里村山徑時往來於道塗不休
也於是立五大營營皆六百人大率三千人八月食
餉一錢二分卽推擇指揮使五人爲將軍將軍季得
儀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事聞下大司馬方逢
時議其後上念撫處勤勞賜凌雲翼金十兩吳文
恭金三十兩表裏皆二先是制置使奏叅政王原相

僉事王一卿當遷秩一等。上從之。復賜金十兩。參政蔡汝賢副使徐時可金二十兩。是歲萬曆丁丑也。居二三年。大峒鎮始治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堠二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科平河諸道路七十餘里。墾連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而徃人歸降者凡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而是時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郭應聘御史李東請以千戶朱綵行參將事。而以所墾田附募到耕兵。章月等八百人給牛具種子。月四錢。請數自四月至九月。而以三年

爲率始計。必輸賦如例也。

讚曰

余聞之大將軍黃公應甲曰。潘積善宜予冠帶。視鎮撫。令其率部兵耕種。滿歲稱職爲真。且連城大峒皆沃土。疆吏以諸酋故。捐棄而不耕久矣。倘羅旁至峇梧岑容。藤博高雷之間。喘息相通。互爲爪牙。善乎建城開道。諸計畫率有味哉。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宋武諸獾列傳

譚公柄北三酋長韋宋武河塘酋長也而北三別號
剗馬賊其技長於治弩弩頗毒發必能中傷人每一
出常百十爲群自弒土吏黃勝以來歲歲爲邊患苦
戊寅夏公柄與韋三層韋三丈等常以二千餘人出
介風山龜籠塘而韋宋武亦傍江結壘當是時義寧
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獾永安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獾
永福有廖勝朗良快之獾羣輩爲姦阻山公行殺商
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執良獾莫東玉等郡縣皆儆
戒道路不通先是萬曆初恩及長官司被獾常退與

地可三里。亾何。哱咳寨酋長藍公澗等欲執土吏黃如金。盡奪其土司。如金乃以其狀告於恩吉叅將王瑞。頃柳慶叅將倪中化遷來指揮孫世寶。永寧百戶陳維翰皆後先請于臺御史吳文華。於是軍書移制置使凌雲翼。大會于東蘭邨地。而冊之間。是日卽以羽檄屬分守使吳善分巡使陳俊徵永順。白山。諸土州。州賦兵三百人。及狼兵營堡諸兵。皆馳大岩上平橫山。哱咳等巢期諸軍聚河塘。哱咳爲營。一時至者四面。前是臺御史郭應聘常欲請大兵往擊之。五載弗克。公柄等以故益慄。築自河塘。哱咳之兵一出恐。

公柄等不得且莫倫生也。亡何北三諸酋願以所占據遷江所屯。及被鹵諸生口獻將軍。遂班師。

讚曰

北三之戰。余僅得之臺御史所題知耳。其後竟以自縛得免哉。北三故接北五八寨。可通東歐。阜嶺橫亘。恐失今不治。猥獲益熾。它日足爲遷來所害。患豈此聞耶。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甚哉柳慶之間。如當味乎其言也。

十寨諸獍列傳

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壘、古鉢、古憑、都者、及龍哈、哱咳、右江皆號爲十寨也。隆慶中，制置使殷正茂擊破古田，卽以檄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慶、藍公略、羅公印、黃公邀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八寨與龍哈、哱咳號稱十寨，十寨之村固一百二十有八矣。環村而居者，以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使鄭一龍及叅將王世科、賓州守吳臬武緣令楊大韶以爲十寨旣請爲民，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

伍錢當徵銀一百有八兩三錢五分。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那馬。黃暘。皆爲土州守。已移思恩守備於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長官各提兵一千人。而有琴水橋荒田。及南丹衛屯田。民田皆歸我。可賦糧。以佐兵餉。不足。則取三里。魚峯。巷賢堡。兵餉三百五十餘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每加三錢五分。歲以爲常。皆給兵。可召三里。十冬。三

潮峒老卽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然後建社學。子男請以義勇。蕭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騰爲百夫長。姑與冠帶。垓三年稱職爲真。而使兵使霍與瑕。以爲八寨。故不甚廣乎。當陞爲州。而使黃賜提兵六百人守之。而龍哈。哱咳。可立土巡司。請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興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哱咳。卽以守備移於鳳化城。黃村。俾與黃賜並得調度。二邏使。其後制置使。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賜爲長官。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人。食二寨如約也。居六

七年十寨復聚黨萬餘人據人田產白晝大都之中
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十寨之衆
六七載之間乍降乍叛非復曩時樊公懸等所約也
於是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張任請弓矢得往正
其罪然後與諸裨將約約不至三月費凡七萬餘兩
而寨酋之頭欲盡縣獻下以河斬首捕虜凡一萬六
千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有二百牛馬二百三十
九頭果以三月得捷也故事北邊斬首捕虜七十以
上爲下捷九十五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一以上爲
大捷女直倍三之秦賊倍六之反賊倍十之於是大

司馬方逢時從制置使請乃咨儀部使大鴻臚引使者至御前宣讀捷音事下。太宗伯乃於五月十三日。常朝期宣捷如禮。是日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已遣公徐文壁。侯李言恭。伯陳景行祭告。

南北郊及太廟。而是時制置使殷正茂及御史顧鈴布政使吳椿。盧仲仙。按察使林澄源皆去官久。例不叙。御史胡宥乃訪誅納以聞。而征蠻將軍王尚文及姜忻。李一廸。侯國治。彭文質。陳俊。陳應春。林舜道。歐陽模。彭富。王天爵。周舜岳。劉世賞皆有功。於是守令得叙者於郡守則李遇春。鄭國臣。於同知則梁

直。鄭應齡。周易。王。一岳。李應魁。魏仕吳。於通判。則李
佳徵。江龍。黃杞。李尚桂。朱會極。胡中。於司理。則孫承
南。蔣上欽。顧志邦。劉正賓。於州守。則饒敬承。漆文昌。
楊茂先。陳一定。趙崇鳳。於知縣。則丘鏞。勞守謙。黃約。
李三樂。功次之。上乃賜劉堯誨金四十兩。表裏四。
張任。王尚文。金三十兩。表裏二。姜忻。侯國治等。金十
五兩。李應祥等。金丹等。王天爵等。金十兩。自是之後。
論土吏功。行賞於田州。則岑大祿。那地。則羅瑞謙。下
雷。則許宗廕。安定。則潘承紀。江州。則黃河漢。龍英。則
趙邦定。歸順。則岑瑾。遷龍。則黃兆翁。泗州。則岑紹勳。

東蘭則韋文韜當第居上等。而鎮安則岑奇鳳。思明則黃承祖。萬承則許國璉。上林則黃允章。上映則許宗惠。都康則馮紀。白山則王觀。那馬則黃如金。永順則鄧得揚。彭大武。忠州則黃有瀚。興隆則韋觀。思明則黃恩隆。南丹則莫之厚。忻城則莫鎮威。當第居中。等。湖潤則岑壽松。下旺則韋顯威。古零則覃文顯。當第居三等。而向武則黃瑚。羅陽則黃嶽。當第居四等。安隆則岑洪。舊城則黃正。武靖則岑清寶。歸德則黃朝。果化則趙祖銘。都陽則黃受山。定羅則徐權。皆與黃瑚等。法當論如律。於是上賜岑大祿等金二十

兩莫鎮威等金十兩岑洪等下臺御史逮問明年春
臺御史張任卒於官而御史王宗載以請天子幸
哀憐任以死勤事予之祭葬是歲也以八寨分爲三
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
馮充爲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附土吏許
宗蔭許尚惠岑太祿仍屬賓州而以思恩叅將統之
先是三里屬上林之循業撫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
爲龍哈唏咳矣其下增建二堡而請自楊渡水爲界
盡墾爲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而使思恩三里
皆聯絡不絕巍然一大觀也

讚曰

余聞之都御史李公遷曰。八寨之民淳朴太甚。不患其心之不誠。而患吾所以處之不得其理。不患土官之力不能制。患其制之太過。或不堪命。而爲它時之憂。豈其然乎。且八寨自嘉靖中。新建伯討平以來。至樊公懸歸降。能幾何時。而旋有己卯之役哉。十寨庶幾無它腸與。建堡開屯久矣。爲塞上晝無窮之筭也。

馬平韋王朋諸獍列傳

韋王朋。馬平獍也。先是大將軍擊破賊巢。因建營堡。使土舍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以故王朋視堡兵爲仇讐。常率東歐大產諸酋。阻山橫行。要挾營堡。而分守使彭應時。備兵使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之。而會壬午秋也。縣官度田。王朋至爲阻撓。得亾恙。遂肆劫略。白晝行村落。如入無人之境。有司莫能禽。於是總戎王尚文。李應祥。叅將金丹。請於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郭應聘。得提千總張茂功。吳國勳等兵。及忻城莫鎮威。下雷峒許宗蔭。諸土兵。攻巢先登。斬首凡六

百六十二級。俘獲凡四百三十七人。牛凡五十三頭。馬凡一十三匹。器械凡二百四十有奇。奪獲被虜凡三人。而是時柳州守則陳大猷。同知則漆文昌。倅則宋和慶。慶遠守則高文炳。皆以功著。初馬平獍獠常請鄉士大夫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閻。而鄉士大夫亦親入寨峒。遂至交錢財。稞租責息。出入縣庭。始未嘗不相善。而後漸自相戕賊也。而大司馬梁夢龍請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嚴加譏察。所與徭獍通而因而致富者。卽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由此獍人大凜凜也。

讚曰

西粵之有獫狁。譬之家室之有鼠也。非不欲一鼓而殲滅之。不勝其殲滅也。帝王朋故遺孽。幾爲魚肉。然欲致其死。則死矣。何知有今日乎。以我冠裳斌斌。至聞與此曹。稗租責息。嗟夫。蒼虎自貽患。戒之哉。戒之哉。

高江諸徭列傳

高江諸徭皆出自大小洞江及大小亮村池。傍近
頭三妹平峒諸巢。假羊大窠。諸徭往來互相爲奸。四
方逋逃。皆以抵其間。隆慶中大將軍常提兵往正其
罪。桴鼓不鳴。今上之戊寅也。酋長盤宗明犯邊。邊
吏執而僇之於社。上何諸徭悉欲報邊吏。乃乘風縱
火燒大結堡。明年直指使舉士於鄉。鄉書因郵置以
進。行至小葦灘。諸徭劫略之。母遺居二三年。復大入
猶巷堡。殺我兵一人。我兵轉鬪。殺一人。傷四人。頃復
犯小結灘。奪商鹽。而會平樂兵。變諸徭亦窺隙而起。

遂擁衆走猫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逢千戶李夢龍。百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異四等舟。而商人朱子隆等亦多附卿而行者。諸徭廼慶官舟。略舟中行李。卿與諸行人並跳走其下。灘底水湍。多失脚。赴水溺死者九人。夢龍見爲劉卿死。眦眦盡裂。急與哨兵殊死戰。諸徭盡貫弓。執矢射我軍。我軍中流矢而死者九人。於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猫兒堡哨官陳珊移於府江。備兵使葉朝暘。右江備兵使郭棐。卽請臺御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因使總兵呼良朋。卽以羽檄徵許尚惠。岑紹勳。岑瑾。許應珪。常文。

韜峯奇鳳黃如金。徐國黃正。羅謙端。常觀莫崖。諸土
吏兵四面而至。於是參將白玉。遊擊童元鎮。卻敵先
登。生獲李蘭堡等一百有九人。俘獲七百三十九人。
斬首一千一十一級。奪獲馬牛。亾箠。我兵傷一百一
十有五人。亾一十人。亾何。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
奏聞。而屬御史黃鐘。訪誅納具如所請。上從本兵。
張學顏議。有詔。遷吳善秩一等。及呼良朋。它賜金。
皆二十兩。表裏。二之。是時葉朝暘。以兵變。當左遷。待
罪行間。詔從副觀察使秩調。而郭蒙金十兩。徐時
可等金五兩。而吳蒙華。久蒙上賞矣。諸亾首北鄉叩。

頭此皆 陛下之靈社稷之福臣等何力之有乃辱
九重爵賞下頒也是時乙酉閏九月也先是把總陳
賢往歸順汪天寵往九司及邢馬定羅徵土兵索取
折度鞍馬諸類亾厭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
備三木卯諸村因使東蘭兵託名搜賊劫殺一空於
是御史黃鐘劾奏 上以孫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
調兵進兵需索諸積弊皆繩以文法至嚴乃自是歲
始也

讚曰

黃御史所奏徵土兵之弊良是余聞土兵自初調之

後續有二調三調。以至四五調者。始以爲過。在諸土吏奉行不謹耳。及土兵至。則有徵五百而遞增爲七八百者。有徵一千而遞增至一千五六百者。各爲報效。而後乃今而知諸土吏毋過也。我偏裨諸將軍。有如得充調兵之役。多提幫手棍徒以行。旣至。索土吏及行索驛騎。延引歲月。徒欲充滿囊橐。安在其爲大兵計乎。語曰。烏鈔求飽。吞肌及骨。豈謂此耶。

懷集嚴秀珠諸徃列傳

嚴秀珠懷集獯人也。而與車廷惠諸酋雄據一十五
巢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諸郡邑所患。苦正德
中。大將軍提兵往征之。歸降。幸亡恙。自是之後。盤牙
連歲。生齒益繁。而懷集有金鵝之酋。松栢之酋。龍壩
之酋。塌七之酋。賀縣有大灣之酋。磨刀之酋。深壩之
酋。佛箕之酋。企塲之酋。黃沙之酋。開建有水細之酋。
白蓮之酋。往往欲相扇而起。公行郡邑。顧未隙耳。隆
慶中。常與流賊陳龍洲略郡縣。殺百戶朱裳。今上
卽位以來。僥桀尤甚。與懷集民高鴈。梁革。全接。高庫。

黃遂、梁玄珠、謝生等數十餘人，殺把總羅定朝。與賀
縣叛賊蘇應曉、金敬、李用、庄略、樟木寨、梅花峒，殺金
宅數人。久之，秀珠失遺耕牛，然禍所從來矣。廼佯爲
報怨，擊鮮椎牛，聚黨數百人，遂走開建。封川之間，略
寧峒、茶村，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是時村落之
間，皆畏秀珠甚。東西逐逃走，而獨西村寨。鳴銃砲如
雷，擊死三人，傷一人。於是開建令范調元、蒼梧令李
白巽、懷集令林春茂、賀縣令李介福、移蒼梧守巡使
大管勳來經濟。急使懷集尉陳經濟提南龍鑼鼓營
兵追逐，生得鄭安、梁三、羅黎保三人，斬首四級，項之。

守巡使竝請於制置使吳善。迺以羽檄馳兩廣。總戎
戚繼光呼良朋。卽徵東粵標兵。及羅定東西山泗城
郭康歸順肇慶北岸大崗諸兵。而東粵守巡使陸萬
鍾。鄭人達。王泮。朱東光。旣引兵雲翔而至。分爲五道。
而以叅將戴應麟爲將軍。出伏虎營。王如澄爲將軍。
出蘭峒山。魏宗瀚。姜虎爲將軍。出石牛營。守備楊壽
甫爲將軍。出仇峒。遊擊沈茂爲將軍。出會珠營。而屬
王泮來經濟。監之。而肇慶守鄭一麟。梧州守林喬楠。
平樂守鄭時章。及同知鄒通平。鄭應麟。日夜趨肇慶。
俸朱士貴。梧州司理莊敦義。轉輸軍中。饋餉不絕。皆

期二月初二日竝舉。於是伏虎軍擊金鷄、松栢、桶七諸巢。先登破之。斬嚴秀、珠韋、胡通等首六十一級。俘獲八人。奪獲牛四十四頭。器械三十有奇。蘭峒軍繫古城上下諸巢。郤敵破之。斬區世奇、韋亞養等首五十四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四十三頭。奪獲被虜一人。器仗一十有九。石牛軍擊深涌、佛萎、龐桶諸巢。郤敵先登破之。斬劉高、滿劉、福昌首二十九級。俘獲一十四人。奪獲牛四十頭。馬十二匹。會珠軍擊水紐、白蓮、黃沙、龍塘諸巢。破之。捕虜徐廷穩、鄧時華等二十四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二十二二人。奪獲牛二十

頭器仗二十有奇。仇峒軍擊破大灣磨刀企塢。諸巢破之。斬歐福正陶伯正等首九級。俘獲六人。奪獲牛十頭。器仗一十有奇。諸偷悉犇青水尾佛萎。鐵帽諸山。於是戴應麟進據金鴉巢爲營。旦日帥所部追亡逐北。至青水尾。鏖戰。生獲陳朝瑞等一十人。斬首六十三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馬一騎。器仗一十有九。復追逐至大竹山。斬蘇運進等首一十級。俘獲一十五人。奪獲牛六頭。復追亡至更鼓山。斬鄧仕石朝行等首一十七級。俘獲九人。奪獲牛八頭。蘭肖軍追古城賊至三岳。大鐵帽。斬鄭明端。單朝龍等首

六十五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二頭。器仗二十。石牛軍還入佛萎。斬劉貴安等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一十三人。奪獲牛三頭。馬一騎。器仗八十。復攻大青山。石坂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七人。馬一騎。復追古婁大山。斬首三十三級。俘獲四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追亡至譚輦。石岩。生得盧亞添。吳朝富等三人。斬首三級。俘獲四人。會珠軍追亡至飯甌。塌青水尾。生得車廷惠一人。斬首一十四級。復攻龍塘尾。斬李先窟等首一十九級。復追亡至塘龍。黃沙尾。生得龍秀等五人。斬首四級。俘獲二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仇峒

軍追亡至大灣山。斬陳惟德、孔四弟等首二十六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還搜古城。斬首二十二級。搜沙壩。企勘生得梁石滿二人。斬首六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二頭。復疏捕企勘山。生得劉國全等二人。斬一級。石牛軍逐北。至都逢程家山。生得李結成、劉福成等一十四人。斬首二十九級。奪獲馬一頭、器仗一十有奇。銀五十兩。而是時。開建尉楊萬珠、慶南令山。生得李廷業等九人。俘獲九人。復捕伏鶴膝嶺。斬首二級。富川吏目王言慶戰石臥龍鵬。諸灘生得劉朝珠等八人。斬首一級。俘獲五人。懷集尉陳經濟、慶

戰燕嶺。生得吳朝海、姚榮才等一十六人。俘獲九人。奪獲牛二十七頭。還戰南陀大岳諸山。生得周子傑等二十二。人。俘獲三十人。奪獲牛五頭。時乙酉二月。盡也。於是銅鍾牛欄丁口約四百人。皆踵懷集縣庭中叩頭。吾等誠願克戍。卒守險。而羊橋八峒千餘人。願爲撫民。相引赴賀縣。語亦如之。曰：天子聖神。諸公卿笑無遺策。我輩如孤芻腐鼠耳。而與其阻山障。間長嬰大罪。且莫引領待斧鉞。孰與爲治民。得提桴鼓立軍門。以備宿衛之選。寧不媿快乎。後大司馬梁夢龍以臺御史捷覆奏。上幸賜大司馬以下爵賞。

金錢有差。始叛賊李用庄。久闕匿羊橋峒。至是峒老
逆奉到邊。請死罪。甚至執兵戎以衛我界。上險隘而
懷集牛欄銅鍾。上下帥故反側悍甚。今亦歸降。而大
將軍梟斬以示威武者。不過銅鑼后山十數人而已。

讚曰

金鵝之捷。豈天欲殲除此屬耶。何其滅之速也。余數
其師旋之期。猶不至三旬。而百年之通寇。蕩滌殆盡
哉。府江十寨。皆犁其庭。掃其穴。而郡縣之。其爲金鵝
諸巢善後策。不少概見。何法曰。多笑勝。少笑不勝也。
夫猺獠難倖滅。漸拔巢而郡縣之。此多笑者也。

土吏黃拱聖列傳

黃拱聖恩隆男也。先是黃武崇於國初歸降。給府州印信各一顆。而是時長子黃忽都授官郡太守。次子黃均授官州太守。都傳至承祖。授傳至泰。泰正室生四子。長恩詔。次恩錫。次恩隆。次恩祐。庶室生三子。長恩重。次恩承。次恩祿。而會詔錫後先人物。故隆當行州事。於是以詔妻趙爲妻。錫妻黃爲次妻。黃廼承祖姊也。而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而州印故封貯太平庫。庚辰中。隆從征諸徭有功。得給印以嗣。隆尤寵黃。慮拱廷拱

聖實庶出勢不得嗣。於是謀於承祖。因欲載領印券。其時拱廷得嗣也。隆既嗣。卽奪祖所祿黎龍。白鵬。雷達。那橫。那煉。諸村田土。弗得。興動干戈。且莫相仇。殺也。亡何。隆罹霜露之病。以爲承祖於我隙益深。設自歲後。是屬豈爲我子孫計久遠乎。迺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冕。及州民舉結。因以印并皆附拱極。而隆遂溘然捐館舍矣。時丙戌五月也。承祖聞隆死。是日擁衆擊拱極。欲還隆所奪村寨。而目兵盡走上搏。戰殺三人相當。拱極懼有後禍。乃請於臺御史吳善。御史黃鍾願使它官填撫其民。於是以指揮使楊桂

芳往亡何。拱廷儉卒。逢霧露。病在喉門。承祖乃使醫人阮仕偉視脈。而母黃及裨金蓮的臺供藥餌。竟不可起死矣。首目鄭錦及州民張國用。左驗無它腸。然拱極禍所從來矣。且日祖乃急使使者歸。歸時。黃佯言拱廷飲醜死。而內人黃受黃師明及周佛黃仲。周明果如黃氏指。大言拱極毒死拱廷。於法不當。嗣我郡太守意以爲有如鄉老能以拱聖嗣歸黎龍諸田。兩相和好。它日陞賞如約。不然。我以兵虔劉。廼衆也。乃送奉黃受黃仲及周佛。周明百金。爲治兵費。於是約鄧寧。覃彭。郭佳等。以六月十九日。並詣州前。

而覃彭來自東門。郭佳來自西北門。皆持鬪器入拱極欲逐走。恩承止勿走。拱極乃携妻許及弟婦趙走入後衛。而王朋闔迺負拱聖出走。覃彭卽與黃蓋甘京、林武等追亡。執拱極取印。會楊指揮至。拱極佯以爲在楊指揮所。農二乃去。楊指揮衣裸身。實無印。驅逐出門走。已。鄒錯鄭鏌於柱上索印不可得。復解拱極衣。疏索得印。迺屬賁受。附拱聖。澁因欲致拱極死。迺立券使黃師明與張國用貨三十金。給鄧寧。鄧寧遂欲劒斬極。極曰。吾無罪。誠欲我死。我欲自縊死。寧乃以弓弦與極。極竟自縊死。死矣。妻趙負屍而哭。極

哀寧及陸戴復殺趙趙有幼孩二人呂燦張國用卽捐棄於水溺死寧佯告拱宸拱闕吾貸女死送女往龍州拱闕果亡抵於寧家寧因請於拱聖吾復奪二虎子索重賞拱聖與之金十兩是夜夜半卽與黃師明等殺宸與闕詰朝農義藏等以板盛拱極及母屍以篋縛拱宸及拱闕屍燒毀置江中而陸戴甘京黃蓋等遂二十一日拜拱聖爲州太守而拱聖竟擁大蓋策駟馬入州也旣到官管事卽論功行賞乃陞土兵鄧寧爲總印農義藏爲哨首頭目黃蓋甘京陸戴林武爲總萬戶內人黃師明爲總哨甲首黃受長監

門。單彭。羅團。郭佳。亦如之。羅斥頭。目黃恩隆。及羅紘。甘師。鄭錦等。而罰族目黃恩祐。金廿兩。恩承。金二十兩。恩祿。及黃冕。金五兩。田土皆没入州。而是時承祖恐官族有它。腸廼使黃學夔。約族衆至廟。歃血以盟。保拱聖。居官亡恙乎。於是以拱極妻許拱宸妻趙繫。獄聖知二氏皆有孕。當欲錙錙懸兩手。欲因而墮棄之。弗就。已殺萬戶孫伍。傳首郡中。居二三日。南寧太平。移左江備兵使。因請於制置使吳善。下備兵使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而御史蔡系周。檄亦如之。乃屬南樂太平二郡守行州。俱得其狀。會許舉一子。因名

黃世延是時許外家請得世延以歸。承祖不許。於是制置使及御史皆檄太平郡守趙釋許。竟如所請也。頃之逮捕拱聖及鄧二農臺王引標等對簿。而龍州江州龍英太平全茗恩城諸州及下當上耿諸土峒皆爲左驗。拱聖旣虛服有死罪。廼奉印對太平府庫而備兵。使議以拱極幼男黃世延嗣。而以許氏爲官母。官第太平諸生黃恩承及頭自鄭鏌輔之。埃異日世延長大給印。先是南太二守議以州改隸漢府。而黃冕等以爲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願隸南寧也。於是臺御史劉繼文御史蒸系周當拱聖以下罪。請梟斬。

武中錄
不
四十一
寬假黃承祖而以思明去南寧可四百餘里去太平
可百里而欲以屬太平也事聞下大司馬王一鶚
如議以請上皆從之於是梟斬拱聖等思明市革
黃承祖衣冠而以思明隸太平也

讚曰

語有之天道好還絲毫不差豈不信哉恩隆兩妻且
嫂欲傳嗣於庶而乃嗣拱極者此非情也奉之拱聖
以庶子弑兄僂及宗枝幾盡誠天所以報施恩隆而
顧第太慘耳許氏孤兒得免虎口終爲極後偉矣由
此觀之立嫡以長亦天道也豈徒國憲哉

山賊楊秀列傳

楊秀。武宣大盜也。庚辰夏。縣令饒養浩病伏在床。禡楊秀與劉子連。廼窺公庭之隙。夜半帥十餘人。執炬鳴銃。走西南城。殺監門賈扶。毒直擣縣庫。庫祿將那取。弗能敵。遂逃。於是諸偷持斧擊破後衛門。執養浩。略柴薪俸資。因趨養浩。竝詣庫。奪庫金六百四十五兩。銅錢三萬二千四百文。會佐史董仲宣出視。令秀卽劔斬之。復由西南出。養浩行至古跡灘。請還。得免。而當是時。諸偷聲音半似衙承人。半似浙烏銃手。邑中皆莫能識辨。且日日出。養浩移叅議視。右江兵巡。

使姜忻急使柳州俸胡中行。懸具如所請。廼簿責指。揮使張啓賢。李惟聰。與巡徽驛丞徐朝欽。急賢等。乃提邏卒大索邑中。及旁近郡也。亡何。梧州俸黃杞捕獲劉子連。廣州捕獲趙賢。曲江獲生口三人。皆有奸賊亡慮二百餘金。而制置使劉堯誨大會臺御史張任。御史胡宥。劾奏參將倪中化等。事下御史大夫陳烱問狀。烱輕重當饒養浩。以上罪以請。上有詔左遷姜忻。及郡守李遇。春秩一等。免饒養浩。李惟聰官。偕徐朝欽。張啓賢。逮問。於是主計者索諸偷。且莫不暇休沐也。

讚曰

粵西旣不勝徃種之苦。而奈何偷盜。又復竊發乎。武
宣之役。操戈而入者。亡慮五十餘人。迺至執縣官。劫
庫而奪之金。豈不謂強。而論之於徃種。蓋所謂鼠竊
狗偷。何足置齒牙間也。當是時。方嚴捕盜之法哉。

流賊黎福莊等劫掠列傳

黎福莊平樂上四屯。長也。其地故安。近焚屯。通廣東大羅山。互相爲雄。長虎踞狼吞。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九合諸獠。大入富川。略并橋。及鍾用。盾寨去。已。略霞江龍眼寨。去。由此福莊益慄悍。亡所顧忌矣。甲戌春。遂與獠人韋六哥等。大入鄧塘。東屋村。因圍石面山。執歐孝廉。迺以金錢贖。得免。居一二年。丙子。會富川割二五圖。賀縣割招賢鄉。建昭平縣。福莊遁窺際。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韋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一千餘人。直走賀縣。桂嶺。邏使李廷輝。提兵疾

力戰斬首捕虜二十七級。餘黨還走大桐江。而是時
白晝。與五指岩險阻可守。正德嘉靖時。常征討弗克。
以故酋長盤福成。專爲保姦。福莊得持爲羽翼。無恐
而昭平民屯諸偷。又多附莊而起者矣。於是擊牛
酒。徼惠於鬼神。決筭犯府江。有狀。指揮劉希武。備廣
運堡。具以實請於府江兵使者徐作。急使指揮何伯
堂行縣。佯聲言將度田。遂逮捕福莊。復與膠致臺使
者吳文華。遂以福莊就吏。是日使使者何有信。持檄
示天龍。有如能捕韋方相。韋六哥來獻。得除罪。弗治。
不女欺也。天龍竟不奉約束。乃結壘土龍村。糾樊屯。

諸獍相扇而起。使者獻惡天龍大纛。生髮上指冠。於是移都御史。公總戎李錫。因使指。軍元鎮。送奉旗牌。而以指揮。京行參將事。乃徵回武常安。福祿。土兵募遷江民兵。屬守巡使陳應春。沈于水。彭文質。吳嘉禮。調度。亡何。洛容。荆峒。北賽。諸巢。亦聚黨。略里號村。我兵卽疾力搏戰。生得一人。斬首三十四級。餘黨。遂逃。常安。福祿。兵。追亡。逐北。斬首十六級。我兵勇氣益百倍。乘勝擊天龍巢。遠攻白冑。五指。皆破之。斬首一千三百七十六級。俘獲二百一十五口。牛二百五十四頭。馬四百騎。器械五百七十有八。而獨天龍。

得逃亡賒死也。其後壬午平樂倖朱應辰以爲賀縣里松等八峒有衆二千餘人。旁近楚之衡永東粵之連陽開建。各格之懷集山箐幽深。狴獍依阻于其中。盤牙連歲。有司莫能禽。請立土司。而以把總黎邦伯往臨之。而於楚江華諸隘口。則立堡備兵五千人。陳應春意可其議。因制置使郭應聘以請。以樊家中下屯及攻城江源。近立土司。皆有成效故也。

黃邦緣。鬱林酋長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巢。自上在爲驅場患。成化中。大將軍常擊破之。延引至。今上己卯。生齒日繁。暴然愈甚。於是與北海

酋長黃章第椎牛。與諸偷約。約五六百人。竝馳木頭
木綿。大坡羅克。金頂樟木。諸村。鹵略人民。及畜產。乘
風縱火。焚燒其屋居而去。去金頂也。廼以所鹵獲招
諸村。皆欲請金錢贖。而復與城隍諸山反狼。及合浦
銅鼓諸偷。走博白沙田之間。已大入興業諸縣。城門
傲戒。道路不通。頃之。吏目陳思聖。請於兵巡使王原
相。而會御史顧鈴。行梧州。移原相乘傳馳辭林。卽移
書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張任。而以羽檄徵七山。六
雲。北科。連城指揮李汝賢。朱綵。杜熊兆。把總林燧。百
戶艾濟。雷朝輔等。提營兵。及戍梧州兵。五屯旗軍。四

面而至。而是時。梧州守陸萬垓。同知魏仕吳。司理蔣上欽。治兵餉。且莫不暇休沐也。邦綠見漢兵強盛。自度弗能當。皆遂逃還故巢。於是杜熊兆。備興業。高智備。橫州。烏蠻。甜菜。橫石磯。而諸兵日疏。索鬱林道上。迺生。蹠梁善富黃四等。而後知黃邦綠。卽覃扶王。覃扶安。卽覃安也。先是興業鄉士大夫士庶潘大廣。十冬。譚汝讓等。日夜匍匐悲號於將軍所。願爲我畫便計。若不蚤殲。除此屬。吾等誠不得旦夕安枕也。是日周勳。李汝賢軍。自木根而入。林燧軍。自平山而入。皆軍於運塘。朱綵自平山而入。軍于塘甘。雷朝輔。曾

儒自橫嶺而入。軍于石門。艾濟用自跳崕而入。軍於馬村。會把總王明依計獲酋長黃邦綠。單全。周顯。羅扼。檻車傳致軍門。屬左江兵巡使李一迪。及陸川令樊祖。按驗有狀。由此三軍皆跳驅。以爲邦綠既就禽。禽它輩。此譬猶口中虱耳。於是期五月十七日。攻木頭城。墮石礙塘表。崕峒銅鑼諸巢。先登卻敵。破之。周勳斬首捕虜四百一十八級。俘獲一百二十一人。奪獲器仗六十有一。牛馬六十頭。我兵亡一人。傷二十八人。張榜生得八十八人。俘獲一十六人。招撫民狼三千八百六十八人。奪獲器械三十有九。馬四匹。耿四。

張本生得三人斬首三百三十三級俘獲一百八十一人奪獲八人器械七十有九牛一百四十八頭馬一十六匹我兵亡三人傷二十一人尹邦俊生得一人斬首一百二十四級俘獲一百有一人奪獲器械二十有八牛二十頭馬一匹我兵傷二人於是班師而還時七月二十也居頃之廣西守巡使王厚相李一廸侯國治以黃邦緣等捷海北兵巡使熊惟學以黃章第等捷上莫府斬首捕虜凡五千一百五十六人以請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具如所奏於是

賜劉堯誨張任金三十兩表裏二王原相等金二十

兩李汝賢等金十五兩。陸萬垓等金十兩。

讚曰

法曰：神乎神乎。至於無形，鬱林興業之間，旁近海北。諸賊乘虛而出，則人不知其所守；乃飽飫而歸，則兵又不知其所攻。此豈非無形之險哉！且鬱林之捷，矜甲面縛而請者，以千數，安可保不爲它日之黎，徧在黃邦緣乎。此非獨其勢然，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自古記之矣。

叛兵呂子和張鳳梁一貴列傳

呂子和。岑溪裨將也。先是協總金仲恩與佐史唐祐妻通。而會公館傾頽。縣令葉詩使祐繕治之。祐携鷄往公館。行至館門。鷄散走。祐追亡館所。仲恩與祐妻方坐。公案上相嚮飲醇酒。大自笑樂也。仲恩見事泄。畏祐遂乘醉執祐。祐大聲聲言殺人得解。是夜恩命庖人擊解。約學博張講飲。飲至夜半。講惡。縣官不給民兵。泊乘輿。乃爲恩謀。使兵衆先擊之。旦日出。果與把總張之賢使哨官呂子和。陳泗集戍卒百餘人。擁大蓋策駟馬。直走縣門。鼓噪聲欲殺唐祐。而班頭

賴清解釋之頃縣尉楊璽請於分守使王原相。叅將王德懋而縣令亦移制置使凌雲翼矣。事下分守使。適使百戶王廷棟。逮王德懋。張之賢。金仲恩。廷棟既到縣。即使使者大索諸戍卒。一切皆案治之。諸戍卒皆惶懼。恐染干事。於是呂子和復聚衆走縣門。欲殺令。令遂逃。楊璽即與司庫以庫金埋伏後園。躬提兵。鏖諸兵。得保縣令家室。我兵生獲陳鳳等六人。餘黨皆奔走。過南渡水口而去。分守使急使百戶艾濟用安撫以羽檄征戍。梧狼兵及七山李汝賢。北料劉期棟。連城朱雲杜熊諸指揮兵往擊之。朝棟斬首。

六級。生獲十一人。李汝賢斬首四級。生獲八人。朱緣
斬首六級。生獲十一人。是時縣道皆備兵。兵衛甚嚴。
北流生得五人。廣容斬呂子和等首二級。我兵乘勝
勇氣益百倍。追逐至潯州。斬首四級。生獲四十二人。
皆繫梧州獄。復鼓行。行至貴縣石塘村。諸戍卒度勢
不能敵。皆負弩矢羅列於道左。望見德懋單騎。諸戍
卒盡叩頭。具言將軍幸寬假吾等死。唯將軍所左右。
由此許諾得贖罪。畢屯北地矣。是時戊寅冬也。雲真
乃案王德懋等罪以請。而給諫光懋亦上書劾
奏大意欲重治失事諸官將。以風邊吏。於是大司馬

方逢時案諸疏覆請。上有詔免葉詩官。張之賢等
下御史逮問。貶季豫秩一等。奪王原相俸半載。諸有
從亦由此得除罪。相與滌盪前過。曰。唯將軍所欲用
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張鳳平樂戍卒也。常爲寇。東粵事覺。亡抵于把總黃
恭。由此得爲蒼頭軍。備府江。先是制置使郭應聘
破府江諸徃。請置土吏。於是上中崗則屬各色把
總。齊凱下崗則屬土吏。凱領田凡一萬三千八百八
十九頃。得招致敢死士爲兵矣。故事。平樂營兵三百
五十人。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參政使陳應春請

裁爲六錢。鳳習知東粵故八錢也。迺與張元王鸞等謀曰。何不俱赴縣官請增餉。由此出死罪囚。略縣庫。遂走東粵。可乎。元等唯唯。於是擊牛酒爲盟。是日卽立張鳳爲都總。張元爲頭總。王鸞爲二總。梁朝爲三總。何明爲四總。江大爲五總。范惟芝爲主謀。張學爲記室。張學伍等一百三十人爲長幹。直走城中。鼓噪欲增餉。殺黃福賢等一十三人。傷輅守堯等二十六人。縱火燒民居。奪驛騎馬四十餘匹。財產亡羨。會齊凱詣府。而備兵使葉朝陽。急使守備使武應龍同凱往諭之。遂隨凱入洞。旦日。日中渡江。竟執鄉大夫王

佩璽而去。是時縣當給軍餉。凡三百金。平樂乃出帑金。凡一百五十兩。副把總黃恭給軍。而司庫唐天選。權露病甚。餘餉。俟異日。頃總戎呼良朋提標兵士。兵。縣平樂營之衆。以叛而去者。固二百六十餘矣。齊。迺釋佩璽。傳馬貴。陳子鳳首。因復輿膠。致張學。伍。貴等。請贖死。總戎知貴等皆非渠魁。弗從。鳳從。帥其衆。走荔浦城下。欲攻戰。會叅將白玉提永寧兵。至。而土舍覃文奎兵亦起。鳳等見我兵五合六聚。衆弗敵。迺以凱家室。闕匿于隘中。先以數十人衝鋒。白玉卽斬其衝鋒者二人。以徇。諸叛兵皆股栗。頃諸叛。

兵復盡出其衆。殊死戰。廼以鳴鏑射我軍。我裨將江
惟中等二十餘人。中流矢。幾死。於是諸軍大戰數合。
擊破之。斬首二百有六級。生獲葉子明。張鳳。齊凱等
二十二。人。弓矢鎗刀。旗幟。諸什物。亡筭。是夜。凱自縊
死。於是制置使吳文舉。簿責黃叅。及平樂守周圻等
以請。上謂太守支放後期。致激衆倡亂。傷命數多。
遣執金吾逮問周圻問狀。是時甲申。秋八月也。給諫
王三餘亦上書劾奏葉朝暘。復謂以營兵之故。而
罪及上官。恐長諸軍驕悍。請以朝暘戴罪視事。上
可之。亡何。周圻以檻車至長安。詔鎮撫使卽訊。旣

得其狀以聞。上謂圻支詞抵飾。詔所司以重罪論。居頃之。給諫陳壁。上書言致圻于重法。非所以肅反側子之心而振國威也。而給諫鍾于淳。猶慮府江去蒼梧可五百里。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粵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逋逃藪。譬兩岸則門戶。而三峒則堂奧也。先是。上有詔。詔大司馬張學顏曰。近來各處募兵。多係無籍。投充各該管軍官。貪縱撫馭失策。以致釀患。啓霧貽害地方。於是。上書言齊凱既伏誅。淳意欲二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吏。比筴以決。而營兵則莫若練土著。稍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張

希臯奏亦此意。事下戎部。始征蠻將軍居橋。與
制兩粵。後盜賊鼎沸。復以總戎一人居粵西。頃周圻
請于鎮撫使曰。水東賀縣與大羅山相連。張鳳先欲
略水東。因從大羅山走東粵。皆有狀。由此觀之。兩粵
兵防誠不可不嚴也。

梁一貴梧州大峒戍率也。峒故有左右營。控制諸蠻。
先是叅將吳紳到官管事。即欲部署諸戍。率廼治。鄣
錯竹箠。因與諸戍率期以二十八日閱諸軍操。曰。敢
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軍法。時丁亥四月二十也。
居七八日。紳果登大將軍壇。鳴金鼓。閱操屬哨官梁

鳳傳令會鳳新視事不閑於軍法失儀紳大怒命左
右榜掠之二十已命縛致戲下於是梁一貴胡一倫
等帥右營兵三百餘人直走入紳所鼓噪將竹箒毀
折之負鳳出圍紳復大言曰吾等盡下班若烏柰我
何紳不得已疆爲好言慰藉諸戍奉請戍卒始出是
時來經濟爲蒼梧兵巡使急使指揮李汝賢聽得
安堵於是逮捕梁鳳羅本錢子和及叛兵梁一貴胡
一倫黃珠蒙惠楊明繫梧州獄即請于制置使吳文
華及臺御史吳善御史蔡系周皆後先上書議調
吳紳而以渠魁梁一貴等罪當死會大司馬王一鶚

議亦如之。上乃詔曰：營軍欺蔑本管，故違軍令，廢悍成風，大壞紀綱。廼以梁一貴等五人梟斬，茶毒流其後。制置使劉繼文如詔行。先是，上有詔欲重治吳紳，而給諫吳之佳。上書大略以爲：南兵吳公泰之變，上幸動一副將，諸軍圍視而起。今又治一叅將，則是軍士挺臂一呼，將軍俛首輒去。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此賈誼常至痛哭流涕者也。

讚曰

善哉乎！吳給諫練士兵，優家丁諸筴也。而給諫常自

言曰。招兵易。散兵難。散土兵易。散客兵尤難之難。顧第老弱有汰。逃亡勿補。每一決。卽以土著敢死士補之。亦自足土著事。夫土著何敢叛亂哉。易曰。履霜。堅冰。戒其漸也。童牛之牯。嚴其微也。且岑溪之變。平樂之變。大峒之變。此豈獨將過。蓋亦諸軍漸驕。悍使然。

安南

莫茂洽列傳

莫茂洽者宏濕嫡子也。曾大父登庸。常給事黎暲。爲都力。登庸生方瀛。方瀛生福海。福海生宏濕。始安南在漢唐故郡縣。五代時丁部領自稱萬勝王。而以子璉爲節度使。宋初璉使使者獻見。藝祖封部領爲交趾郡王。璉爲都護。亾何領與璉弟璿嗣。大校黎桓廢而篡之。佯爲璿上表。請以桓代。藝祖乃封桓爲王。黎氏故得有安南乎。三世復爲李公蘊所奪。與隆中。天祚以其方物畢獻。孝宗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

之爲國自此始也。傳至八世。女昭盛立。頃昭盛避位於其夫陳日熒。元世祖時。熒使使者款塞請貢。於是封光岳爲安南王。熒死。子日烜嗣。不請元命。元世祖乃遣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徃征之。不克。其弟益稷謁世祖。世祖封爲安南國王。成宗時始以烜子日燁嗣。傳至十二世日燧而我。高皇帝卽位遣漢陽守易濟徃諭之。燧乃使陪臣同時敏等來貢。請封高皇帝。復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徃。遂封燧爲之安南國王。賜以駝紐塗金銀印及大統曆及文綺紗羅四十純。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漢使至其國而燧

已灑然捐館舍矣。乃以其姪日燧嗣。上乃爲文章使編修王濂克弔祭使。主事林唐臣克須封使。使者既至國。日燧奉彩輿鼓吹。率國人郊迎入。已爲日燧位。王濂南面布宣之。燧率群臣拜。俯伏如禮。旦日日出。材唐臣奉詔印授之。燧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人惟長楫以爲禮。行稽首頓首禮。自是始。居四五年。陳叔明纂燧。使使者阮汝霖入貢。以覘上意。上命却之。明年。詔叔明以王印視事。如真。亾何。叔明告老。請以弟端嗣。其三十年。詔日燧以所侵丘温以北地還思明府。猶豫又不決。上曰。蠻夷相爭。自

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其三十
二年。安南臣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而以子顛嗣。頃
弒顛。而以季子突嗣。頃弒突。而陳氏宗盟至無類矣。
於是季犛遂奪其位。而立其子蒼。自稱阿朥舜苗裔。
胡公滿之後也。廼易姓名曰胡一元。國號大虞。而更
亦易名曰奄。奄自是爲大虞皇帝矣。犛竟僭稱太上
皇。未樂初。奄使使者上書。自謂烽甥。烽不幸毋嗣。而
國人推奄已立四年矣。敢請。上使行人楊渤等問
其陪臣耆老。果如奄所言。奄竟封爲王。明年秋。安南
故陪臣裴伯蒼伏闕下。號泣訟犛罪。請兵欲爲主。

討賊當是時日烜孫陳天平。亾抵於老撾。會宣慰使
刀線反。使使者送天平亦至。闕具以實來告。上
皆憐之。詔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餼。明年安南亦
使使者朝。正月。上命太宗伯出陳天平示使者。
使者識其故王孫也。大驚。因泣下。裴伯耆。廼讓使者
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於是。詔曰。朕謂陳氏
以堦得國。今全以甥繼之。於理亦可。孰知弑王篡位。
僭號改元。爲天地鬼神所不赦。是年春。使御史李琦。
行人王樞。詰問全。全使使者阮景真。席藁請死罪。稱
實日焜甥如初。上恐其爲詐也。復遣行人聶聰。

詔奩迎還天平。以君事之。朕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俾世世勿絕。奩於是待罪境上。請迎天平。還故國。

上有詔。詔天平行。而以征南將軍韓觀及副將軍黃中。呂毅提兵五千人送之。天平乃 陛辭。上曰。自

古亾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徒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廼 賜綺羅紗衣二襲。鈔一萬貫。於是封胡奩爲

順化郡公。盡食所部邑。天平既乘輅車。至丘溫。奩使使者黃晦卿。擊牛酒犒從者。晦卿等見天平。皆大喜。舞蹈驩如平生。中等問奩安在。晦卿言奩適罹霜露。

在嘉林。天平亦不疑。乃度隘留鷄林。行未至芹站山。追險軍行不得成列。伏兵乃忽從中起。劫天平。將軍皆出不意。不能當。亟治兵行捕。斃衆已斬絕橋梁。殺天平而去。是時大理卿薛崑。適廣西邊。中舉爲輔行。遂感憾。自經死。使者還。奏事。上大怒。欲徃正其罪。卽命大司馬劉儁伺兵。於是使使者祭告嶽鎮海瀆之神。而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叅將。指揮使程寬。朱貴。爲神機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爲遊擊將軍。曾麟。王玉。高鵬。爲橫

海將軍呂毅、朱英、江浩、方政爲鷹揚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出爲驃騎將軍。是日，皇上乘六飛祭天。江諸神已饗將士。上臨江送之。于時天日開明，風便。大將軍揚揚張旂志，擊鼓鼓行而南也。上大喜曰：自此安南可平乎？先是占城國王占巴的賴使孫部言黎賊侵奪地界，請兵至是。上遣中貴人馬彬令占城備兵以防要衝，賜之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三襲。於是副將軍輔自憑祥度坡壘關，祭安南山川，因以檄諭其國人數黎酋有死罪，罪至不赦。當是時，諸黎酋皆恃東

西都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乃自三江府。

江南傘圓山。循富良江南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

北循海潮江。希江。麻牢江。至盤灘。因枚山。盤牙九百。

餘里。綠江皆爲塹壘。木樵枝聯不絕。盡發諸郡縣民。

守之。水陸號曰七百萬。亾何。三帶州。僉判鄧原。及南。

策人莫遂。莫遠。並以其狀。微告副將軍。而大將軍朱。

能。行至龍州。乃逢霧露。死矣。上復以張輔爲大將。

軍。以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詔曰。大將軍開平王。

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

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

爾等宜取法前人毋負朕意自是之後將軍沐晟陳旭徇洮江驃騎將軍朱榮徇嘉林江皆治舟筏佯為欲濟之勢挑賊賊果度江榮等疾戰大破之大將軍輔乘勝遣都督高士文引舟師於箇招市江口與驃騎將軍兵相接然後約偏將軍晟並馳詣賊諸賊深溝高壘皆近江獨多邦城下沙灘平澗可坐然土城高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為阱使道上行人不吾覺陰陷入其中凡復株窟穴所在不知我師先既已盡覺矣於是諸軍皆繞城輔軍攻其西南晟軍攻其東南會之夜半偏將軍黃中

街枚至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使蔡福先登出。鼓吹城上。炬火齊明。城下軍並登。賊衆矢石不及發。皆倉皇走。走下城。失魄其不及走者。殊死戰。驅象而前。遊擊將軍朱廣乃以畫獅蒙馬。而神機將軍羅文亦以神機箭射其前。前象皆股栗多中流矢死。賊盡反。躡走。走不及數十步。自相潰亂。騰踐而死者。比筭自是之後。曹英勝直擣東都。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亦擣西都。兩都面縛請降者。日以萬數。輔乃調清遠伯王友晨。乃調指揮使柳琮。因攻困枚山。萬劫江。普願山。斬首捕虜。凡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圍

副下部。出。餘黨悉奔。是時賊將胡杜。徵戰艦于盤灘江。翰因南策州土人陳封。來降。因使往擊杜。杜敗走。膠水縣閩海口。盡得其戰艦。閩海口地下。濕。不可以壁。遂還。誘賊至鹹子關。築堡。而以都督柳升守之。會往來者。言李璋及其子澄。徵戰艦於黃江。於是。請引兵。徇木九江。而西平侯晟。偕豐城侯彬。由富良江。徇魯江。黎酋果出戰。艦五百艘。當我軍。升轉關。大破之。斬賊將胡射。阮仁子。阮落。阮劣等。首萬餘級。生得偽尚書阮希周。及黃世用。彤文傑。馮宗寶。吳鐵。范謙。阮利等。百餘人。乘勝馳黃江。羣已先遂逃去。

矣。獨僞尚書范元覽大理卿阮飛卿及千牛衛將
日照華額將軍黎威並歸降。於是大將軍輔使莫遠
大索故陳王苗裔推嫡而賢者一人來請。而汪北等
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請軍門上
謁言陳氏不祿實黎酋殲夷已盡無復存者。今願復
古郡縣庶漸革夷風幸甚。大將軍輔乃以安南議
請請倣中國制建都指揮使及布政使按察使以調
度郡縣。上有詔俟黎酋父子悉就禽而後如議居
亾何輔及晟等追亾至興叟海門涇鵲淺會天大旱
水涸賊皆棄舟走頃軍至大雨從西北來如注平地

水深數尺。舟畢度。三軍皆大喜曰。此天贊也。輔等竟以輕騎走茶龍。舟師亦至。僞四輔大尹阮謹繫頸來降。言黎酋走义安。於是追亾逐北。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柳升得賊舟三百艘。餘黨復走。輔等復引兵出奇羅海口。生得李犛。李保保。及其子澄十人。土人武如卿得僞大虞國王黎舍。僞太子黎芮。及其子孫弟姪。僞梁國王黎激等。及僞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於是大將軍以安南大捷。聞。頃請建三司郡縣。上從之。詔告天下。建三司郡縣如中國。自是之後。盜賊門沸。無歲不用兵矣。而七源諸州。遺寇猶甚。士文率

取死士。䟽捕竟中流矢死。輔遣指揮使程瑒繼去。夷之。安南始平。廼使都督僉事柳升齎露布獻俘至。

闕下。上御奉天門受之。小司馬方賓讀露布畢。以季犛及子蒼。僞將相胡杜等繫獄。而赦其子孫澄。茵等。命有司給衣食費。於是賜新城侯張輔以下。

金幣爵賞有差。是歲。永樂五年也。居頃之。逆賊簡定與阮師檜。陳季擴。阮師胡。具鄧景異。陳原摶。後先麻起。而慈廉威蠻諸部多有應者矣。輔等衝鋒斬級。飲其屍以爲京觀。獨季擴等上表請降。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以陳原摶爲叅政使。阮師。

胡具鄧景異鄧鎰爲都指揮使潘季祐爲副使輔知
季擴等降詐也中藏禍心請進兵討之卒敗阮師於
月常禽季擴於緣海捕季佑於惡江執景異於昆蒲
是後陳月常阮貞及黎核潘強又反而順州土同知
陳可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緩千戶陳腦百戶陳吾
儕南靈判阮擬左平令范伯高丞武萬百戶陳巴律
亦並反都督朱廣擊破之是時安南諸土吏卽皆漢
官然乍臣乍叛未可羈縻而使也先是陳季擴反俄
樂土巡檢黎利克金吾將軍後左遷巡檢使復反僭
稱平定大王而以黎石爲僞相國段莽爲僞都督徵

范柳。范晏等公行。桴鼓晝鳴。彬使朱廣徃征之。生得范晏等百餘人。利遂逃。阻可藍以爲險。彬使都督方政。追逐利。利復走老搃。曩四忙土知縣車綿子。車二。殺漢官歐陽智。亦斌與政等討之。禽其弟車道。而車三竟奉頭鼠竄而去。會春二月。瘴癘還師。是時夏五月。天暑嵐瘴。政亦還。利出。廼殺玉局土巡檢梁珮。其後又安守潘僚反。偕江百戶陳直亦反。皆土吏。號稱將軍。日夜與紅衣賊覽盤。及武貢人黃汝典。丘温人農文歷。武定人陳木果。快州人阮持善。誓縣人吳巨來。俄樂人范軟。大灣人丁宗老。安老人范玉。玉塗山。

寺僧也。自是天降印劔。令爲主。遂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當是時。諸賊悉就禽。伏歐刀死。獨黎利立柵于石碣江。都指揮徐源擊破之。利遁走。而潘僚亦入老撾乎。先是指揮使方政追利至老撾。心河。鏖利戰。敗之。利復走。亾何。彬又率指揮使師佑。追僚於農巴林。僚衆以象衝官軍。我師用流矢射。繼以火器攻象。象反走。賊大奔潰。終文皇帝世。銳於征伐。黎利竟得歿死。如此。洪熙初。從備交趾。中貴人山壽請。請授利爲清化守。母亂。上從之。壽自稱與已相孚。因使壽奉檄以往。是時利已爲老撾所棄。逐。又亾抵寧化矣。

酋長范仰等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然皆伏餓樂縣。陰造兵器不已。於是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等以其狀請。上竟以詔善諭之。是日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乂安茶籠州。大敗。指揮伍雲、陳忠死之。宣德初。利益與諸偷周莊雲、長擎、黃庵、潘可利等聚黨數千人。其人皆紅衣黑胸。號爲紅衣賊。阻山橫行。上遣智及政往擊之。又敗。土太守琴彭亦死。是時政勇。智怯。素不相能。而山壽專以招徠爲務。往往擁兵不救。敗。尚書陳洽以聞。上有詔簿責之。竟削智及政爵。充爲事官。於是詔徵楚王蜀王獲衛兵一千人。闕

廣川湖雲貴。及南直諸衛馬步兵萬五千人。思明田州。弩手三千人。而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爲叅將。安平伯李安爲都護。撫安軍民。則屬尙書陳洽掌之。大率提兵三萬人以徃。是日。上御文華殿。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議。大意欲如洪武中。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而義原吉謂。文皇帝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獨士奇榮與。上意合。以爲。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

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爲郡縣。然叛服不常。漢元帝時。朱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克。有司議大發兵。元帝用賈捐之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此豺豕輩。校得失耶。上曰。朕素志如此。是時黎利至。又安城。其勢益熾。會通兵亦至。自交趾城酋長黎善分二道而攻之。一道由清威城而入。一道由下關而入。一道由小門而入。李安率百金之士博戰。斬虜甚多。通等得而。行。行至應平縣。止壁。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阻。未可輕入。通竟麾衆悉度橋。橋左皆泥濘。賊衆從間道起。

我師遂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亦傷金瘡。賴萬金良藥。得不死。於是遣政平守何忠。及千戶桂勝伏。關請

官兵行間遇賊。賊數以顯爵誘忠。忠罵賊不容口。竟
做慘死。黎利遂發自又安。直擣清潭圍東關。因攻清
化。通乃以羽檄傳利曰。清化迤南城池。悉屬女。於是
令官吏軍民皆出城。走東關。清化守羅通。及指揮打
忠不從。深溝固壘以死守。弗能下。稍稍引去。去圍監
留關。監門黃彪死之。百戶萬琮。潛登城大呼與敵死
士揮戈從南門出。擊賊賊走。先是成山侯王通棄交
趾還。關奏賊慄。於是安遠侯柳升爲征

虞將軍保定伯梁銘爲左將軍都督崔聚爲右將軍
提兵自廣西入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與安伯徐
亨爲左將軍新寧伯譚忠爲右將軍提兵自雲南入
是歲宣德元年也其明年春正月上召楊士奇楊
榮言交趾事謂憲義夏原吉拘常見朕志已決迺使
黃福大索陳氏苗裔是後利復攻交趾陷昌江監門
指揮使李任顧福劉順郡守劉子輔中貴人馮智死
之利迺與王通請和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或雖以
爲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以爲不
可道奮髯抵几曰汝何知遂大會軍民出下哨河立

壇與利盟。因宴利。且遺金織文綺表裏。而利亦奉重寶爲謝。是日卽使指揮闕忠。同利使上表及貢方物。是時安遠侯柳升。師至隘留關。黎利使使者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以主其地。升等受誓不啓封。因郵置以聞。竟進兵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度旣度。橋壞。後隊阻不得前。升所履皆淖泥地。伏兵四面至。升被十餘劄死。從者皆陷沒。賊令郎中史安主事。陳鏞及李宗昉降。竟無降者。皆死。先是黎利與柳升書。言陳氏有遺嗣日暘。命在老樹。蓋二十年。今宜以暘爲國。而暘亦自老樹上書。自稱先陳王臣。願

三世嫡孫。求爲後。語在蒼梧志。上以示群臣。問與

之便不。群臣皆頓首曰。與之便。上曰。說者不達止

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其

與之。於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使交趾。而以通政使

黃鵠。大鴻臚徐永達。輔之。大赦交趾。因令耆老以陳

氏之孫。具實來聞。卽使使者。冊封。朝貢如國初

約。凡交趾文武諸臣。悉皆還。是時黎利使使者奉

書請降。而陳嵩亦使黎少頴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

金人銀人。及送都督蔡福。指揮曾魯等一萬三千三

百九十一人。馬騾一千二百頭。請班師。上令賜夷

武功錄

不真度濟列傳

卷三

七

使文綺衣鈔。以勅諭荅之。上大意怒。利誘退官

軍。入據城池。僭慢無禮。第以恩命旣頒。姑從寬貸。

頃。王通還自交趾。廷臣皆劾奏通。及都督馬英爲事

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中貴人山壽。馬騏等。

擅與賊和。棄城旋師之罪。上有詔。詔執金吾卽訊。

於是當通等罪。家產沒入縣官。其後復劾奏黔國公

沐晟。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以賊師臨境。晟等逗

遛不至。以致升被陷沒。上置沐晟不問。而令御史

大夫封章示之。亨忠姑侯其歸。頃黎利使使者黎器

何甫等。告陳暲。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實

無類。國人推利謹守其國。敢請。是歲宣德三年也。

上使侍郎羅汝敬。大鴻臚徐永達。諭黎利。及耆老。復

大索陳氏苗裔來告。凡交趾所執漢官軍民及其鹵

獲生口軍器。檄到悉皆遣送。居亾幾何。敬還黎利率

其耆老阿栗等。貢方物並代身金人。因報命。廉

陳氏子孫實無遺者。上復遣侍郎李琦。卿徐永達。

行人張聰往。以爲永樂中。禽黎季犛父子。卽求陳氏

後。國中皆謂已絕。旣歷二十餘載。尚有存者。乃賜琦

等道里費。庶徧歷諮訪。是時交趾軍官存者二百八

十人。民官及佐史一百五十七人。旂軍一萬五千一

百七十人。馬一千二百騎。利為使。使者陶公僕。謹具名籍。日夜裝。送歸疆吏。秋毫無所遺。至陳氏子孫。利再三以為無所留也。於是上遣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賚印章。命利權署國事。以撫國人。居一二年。黎利遂捐館舍。以子麟嗣。先是。奸臣黎問。黎察。竊權搆黨。恣相仇殺。於是脫縣土吏阮世寧。七源土吏阮公庭。率部曲三百人。願借西粵。龍州。凍州一廛。以避寇。

上從之。命有司遺糒醪。毋失遠人意。其後英宗即位。麟遣陪臣黎籠來賀。上封麟為安南國王。及賜

國王印。居五六月。麟死。子基隆嗣。天順初。安南臣黎

宜民弒其主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以基隆弟思誠嗣。延遣陪臣阮昇來賀。因請封。上從之。是年

上命中貴人柴昇及指揮疆後奉御張榮往鬻其地。所產香物其後成化中安南匿保梁通逃侵龍州。頃思誠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授之。占城國王古以其狀請上以勅印昇之初交人入貢必由憑祥後稍稍挾重貲闖入中國以爲利。弘治初州守李廣寧請治一介行李著爲令。亾何思誠卒。子鏞嗣。頃鏞卒。子濬嗣。頃濬又卒。子濬嗣。正德初安南臣阮种又弒濬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討平之。以思誠孫

暕嗣。其後安南臣陳暠又弑暕。登庸迺北而於暕矣。頃登庸復叛暠。迺與黎氏臣阮弘裕提兵擊破暠。獲其子暠。及黨人陳璉等誅之。暠乃走走諒山。遂據長慶。太原。清都。於是庸與國人共立諲。暕兄灝之子也。暕無子。養諲。諲既立。即追尊灝爲哲宗皇帝。又念庸有推立功。乃封庸爲武川伯。而以水步諸營屬之。居一二年。黎氏臣鄭綏復攻諲。諲出奔。竟立其族子酉榜。於是庸引兵往擊綏。綏敗走。捕酉榜殺之。國人復迎諲。諲歸之日。唯恐輶車之行遲也。是後登庸自稱爲太傅仁國公。居亾何。計欲弑諲。諲覺。乃與其臣

杜溫潤從間道走清華。於是立諛庶弟廙爲王。改元曰統元。而諛竟貶爲沱陽王矣。是歲嘉靖元年也。登庸已稱安興王。上遣編修孫承恩給諫俞墩往。

諭卽位。會安南亂。道路不通。恩乃與墩還。行未至太平。墩道逢霧露死。庸遂以六年春二月己卯卽位矣。改元曰明德。先期使國人范嘉謨爲僞廙作禪位詔。於是立其孫福海爲僞皇太子。冒名方瀛。頃弒廙。諡曰恭皇帝。明德旣三年而嘉靖九年矣。庸乃老于都齊海陽間。自稱爲太上皇。而以春正月丁酉禪位于瀛。瀛復改元曰大正。乃作大誥五十九章。命之曰皇

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帝誥天下。其爲篡逆類如此。先是庸使使者阮光論冒諱名款塞貢。因請封鎮南僉事使楊鳳。閉關弗與通。亾何。諱亦使使者黎啓。至塞爲登庸中道所阻。已使使者阮拔萃乞兵。關吏亦復謝絕弗通。已登庸復使欽州判唐清請應封制。置使張嶺乃繫清。清瘦死獄中。是時安南自黎嗣正德中使使者獻見。久弗至。至今已二十一年餘矣。上有詔。詔太宗伯夏言。周狀。已使執金吾千戶陶鳳儀。姚景祥。並馳安南。會黎諱子黎寧。亦使使者鄭惟僚伏闕下。數登庸罪。至不赦。於是太宗伯嚴嵩大

司馬張瓚。廼使驛騎召陶鳳儀母往。是日卽以咸寧侯仇鸞爲大將軍。司空毛伯溫爲大司馬。專以征登庸爲務矣。是時潘旦爲勸置使。旦大意欲靜以觀變。以爲律。以中國之法。莫黎固皆非所宜立。處以夷狄之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無利可王也。伯溫恐旦忤已。請以蔡經代之。經亦以爲案。鄭惟憭之書。則稱於元年七月立舊光紹第二子黎寧。号爲光照。而今則號元和。且四年矣。音謂據于清華。而今則云在木州。且親信如鄭惟憭。亦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所生年月。或惟憭等假立名義。以鼓動衆心。亦未可知。

乎。夫使黎寧果出于諛，則正派猶存。人心尚屬，不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不可收，卽我動調大衆，雖雷霆之擊，固不摧折者矣。是時獨上意銳于

行，而廷議多難之，弗悅也。迺詔鸞及伯溫馳還

先是安南夷人刀鮮李孟元黃明哲捕登庸所使僞知州阮璟同知裴行儉等父及僞印一顆大誥一冊來請上益怒乃賜大將軍弓矢臺御史兩廣則

蔡經滇南則汪文盛總戎兩廣則柳珣滇南則沐朝輔並出征。何僞王莫方濞使佞者范正毅募塞請歸降願以土宇民人唯邊吏所左右之事下大司馬

張瓚大會翊國公郭勛。大家宰許瓚等議。乞何滌卒。
登庸立其子福海嗣。時十九年春正月庚午也。而
與伯溫乘傳已詣會城矣。於是布政使楊銓。理續。治
兵餉。叅政使蕭晚。叅議使陳茂義。轉漕諸路。是日叅
政使翁萬達。副使鄭宗古。出南寧。副使陳嘉謀。僉事
林希元。出雷廉。叅將李榮。余恩。出思明。指揮李邦相。
出欽州。武鸞。余德安。出烏雷山。然後以檄諭莫登庸。
莫方瀛。及安南諸父老子弟。因著爲令。令曰。有能捕
斬莫登庸。莫方瀛者。賜金二萬。其以府若州縣歸者。
卽以府若州縣予之。賜金一千。登庸益大懼。乃以是

年十有一月己未。而請降于鎮南關。先是登庸聞大兵既雲翔而至。廼取大竹筒。及採毒草芭豆四百石。舳艫二千艘。以爲大兵必從粵西黔南以擊我。我以一日起乎梧州。誰畏哉。顧吾竊度吾等且莫執于戈。長嬰大罪。直至死而後悔禍。孰與假以天子名號。佩金印大如斗。號召國中。豈不媿快乎。於是叅政翁萬達微知其大指。乃使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獻出關詰問曰。將軍令曰。若登庸能遣子席藁至軍門謝罪。因而歸地。奉印。自今去僭號。奉正朔。備天子外藩。毋請封。毋索貢。吾與若登庸請赦除前罪。以徼有

土之奉可乎。於是登庸等大喜，皆目笑。乃以是月之三日，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楊諫等，亦各以尺帛束頸，侯于南關。南關關吏擇高敞地，可容千餘人以上，築壇場爲位，覆以黃幄。將軍送奉令旂，令牌前文武諸臣皆列侍左右，將校兵衛甚嚴。已監門開關，傳登庸及其姪莫文明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已傳登庸解組，送奉降表上登庸，乃俯伏堦下五拜，以首叩地者三。文明等亦皆以次降服如儀。頃之，登庸率其姪及小目耆士等，至軍門上謁，皆俯伏再拜。當宣朝廷恩威及將

莫文明及小日阮如桂者人黎烜土人阮經濟等代
登庸奉降表一通伏闕下温等因上書報命大
畧請與登庸都護總管如漢唐故事歲以西粵布政
使頒大統曆令赴鎮南關祇領至斯凜古森丫葛金
勒四崗令人欽州版圖有如說者以黎氏爲疑則當
黎利發難時殺我大將柳昇及大臣陳洽憲宗猶
恩貸之今登庸獨不可請比乎且鄭惟恰所居在上
下朗石林州近西粵西粵皆不識黎寧面貌何如人
人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照或稱元和或以爲

阮金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常安夷人。鄭氏前裔。馬江。卽有黎寧。然宗文皆不可知。今誠念黎氏苗裔。請量與寧寧事。得食添馬江。屬黔南掌之溫等。如此。此而登庸亦上降表。表多不載。登庸誠自言。臣先圖臣。丁氏。陳氏。黎氏。稱號紀元。有死罪弗赦。今皆一切革除。至若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貼浪二都。斲禦金勒古森。丫葛爲欽州故土。亦惟陛下所命。臣國不幸。被兵。春秋朝請久不至。今請補所乏缺。如故。故事。貢以金人。銀人。請代。臣亦惟故約。是從。其後小目者。人士人。阮如桂等。亦上書言。臣國自正德嘉靖以來。

逆臣陳曷諫昇鄭綬杜溫潤等相扇而起逼脇國主
黎暉被弑黎謙蒙塵宗祀淪亡獨存黎庶攝國未久
旋卽初故于時莫登庸討平諸逆積有功勞然土地
人民皆天朝所昇應以授之登庸而登庸受之又
私其功未及請命罪復何言臣等亦私相推戴寔
與登庸同科頃陛下曲賜恩貸得綬須臾毋死幸
甚顧登庸名號未正無以率人竊見黎寧阮金之子
實非謬裔今登庸已祀黎氏於家廟得血食不絕唯
陛下蚤頒寵命俾登庸無國而有國臣等無主而有
主於是下大司馬大司馬以公卿所廷議請上乃

詔曰。安南自昔本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爲我。大祖嘉獎。著

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賊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天平。大逆不道。上干我。文祖震怒。始命將

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於水火。不謂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辭請封。我。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聖祖爲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

因之。朕卽位以來。黎氏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劄奏。乃知有莫登庸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差文武大臣。從宜撫勦。今登庸旣面縛軍門。納

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從赦宥。茲爲交人未圖。着革去王號。不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說黎氏無人。登庸久爲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正朔。

朝廷仍計其地方。與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於是上進莫文明等午門外。賞賜金錢。有差已。瓚等復請曰。安南故有海陽。山南。山西。交北。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乂安。順化。一十三路。臣等請比土吏令甲。每路各改設安撫司。司安撫使一人。同知一人。莫氏得自黜陟。歲時以所黜陟。

付貢使 聞。正朔儀部比朝鮮例。粵西布政使歲
印造大統曆日一千。先期赴鎮南關祇領。故事。安南
國王每三歲一貢。貢 御前 皇太后 中宮 東
宮。方物有常。今旣除吏。祇令奉貢 御前。它一切勿
許。 上從之。於是貶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而以
莫登庸爲都統使。賜銀印。視從三品秩。世世勿絕。其
十三路皆置宣撫司。司宣撫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
人。僉事一人。悉聽都統使所調度。時嘉靖二十年三
月也。其後大司馬張瓚等以安南事平。請賀。詔曰。
昨安南廢職不庭。本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譏議。阻擯

國是者。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久處
分了。何表賀之有。於是論功行賜。賜大學士夏言
以下。金幣爵賞有差。其明年六月丁亥。安南都統使
莫登庸卒。上有詔。詔諭都統使莫福海甚備。明年
六月丁酉。遣宣撫同知阮興敬賚表文及金銀器
皿等物來謝。賜文綺表裏。其明年六月己卯。遣
宣撫同知段師直來謝。亦如之。二十五年。遣副使
阮銓賚表文并方物來貢。賜文綺表裏。是年
五月癸亥。都統使莫福海卒。後五年。福海子莫宏濕
嗣。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

子莫敬典爲婿。亾何敬典與瀛妻武氏通。因得本兵柄。初福海劫時。宏漢方五歲。阮敬挾宏漢自恣。於是登庸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齋。頃之阮敬以兵侵海陽。竟逼都齋。正中及文明引兵以禦之。弗克。迺帥其家室潛赴欽州。上狀請得居肇慶清遠曰。吾姑逃兵乎。是時范子儀亦擁兵詐稱宏漢不幸。蚤物故。吾來迎正中耳。示疆吏不意。頃以兵寇欽州。欽州捕子儀。梟斬之。以徇界上。界上亭長於是負弩石送宏漢。馳南關請襲。由此漢爲都統使矣。自是之後。登庸臣黎伯驪數擊漢。漢亦奔海陽。貢使不來庭者數

矣。居十有九年。爲嘉靖四十三年也。宏灑始以正月二十七日卒。於是嫡子莫茂洽使龍馮指揮盧堂告訃于左江僉事使徐浦。因以請襲。於是吳司馬下所司驗問。明年冬。僉事章汝槐得茂洽實。宏灑正堂裴氏所生。于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今五歲矣。爲嫡長子。當襲而庶子莫演灑差居長。屬婢妾武氏出。乃趨召也。父莫敦讓及宣撫阿富春等赴關。果無異狀。先是黎伯驪之變。請數自三十六年。及三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朝貢後先並未至。至是茂洽請修舉前貢。儀部乃視宏灑例。宏灑一十七年。法當入

貢。會未除官。誠監門弗得通。其後得襲都統使。始以貢入。今請襲茂洽官。然後謝。恩修。貢如故約。於是授茂洽都統使。是歲萬曆元年也。故事。安南先國王時。天王卽位。遣使齎。詔至。國王卽備儀。差遣陪臣赴。闕朝賀。茂洽廼循國故實。敬預備。賀儀。欲隨。貢以。進。於是馮祥指揮鹿鳴周。請于分守使高則益。分巡使高克謙。因制置使殷正茂。以聞。上幸可之。其後辛巳。復使使者梁逢辰。貢金瓶香爐諸物。先是嘉靖中。罷安南諸貢使宴。至是始。命宴之。已。使通事范可久。送辰行至馮祥州。土吏李德。

勝索使使者橐中裝不得。因阻驛騎馬。低徊者五月。出關廼佐土酋陸珠等。奪一介行李。遂歐可久。及濟應科。科傷面貌。久之死。於是制置使陳瑞。御史馬呈圖。後先劾奏之。而給諫張昇思亦上書。大畧以爲粵西諸土吏。獨養利。南丹向武諸州。奉約束。惟謹。它一切鴛鴦不服。漢使每至其地。徃徃毒而殺之。大不敬。請比陳瑞滅大王州。郭應聘滅永安寧州。近事如法事。下大司馬。皆輕重罰治。是時茂洽廼狡焉思啓封疆矣。始下琅州西伴。上琅州東伴。地接下雷峒。上琅州中西伴。下琅州全伴。地接歸順州。又爲二峒。

州所侵茂洽。廼因貢使以請。於是都御史吳文華屬
同知南寧府周易驗聞。盡給安南。一峒州不從。下太
平理葉蒸。柳州理李遠覆案之。於是巖以內村。鄧蕩
柯。巧供龍蒲。通蓬吟邦。屬下雷巖以內村。獨洗雅江
丘。屬安南。至芭丹十一村。泡泉六社。廼亦以江爲限
乎。上下傍伏。良亂屬下雷江以西村。那哀野斷其郡
音。屬安南。江以北村。莽排。莫米。喉龍。那馬。弄龍。告蒙
多泥。邕替。那弄。泮滑。邕嵩。邕容。凌浪。邕冊。芭河。芭空。
屬歸順。江以南村。札義。多邊。邕啼。打落。箇定。屬安南。
它若祿架。祿郡。孤古。沱泓。芭米。屬歸順。茶嶺。那造。郎

拔立弄隘六甲。內光外光上坤。佈定四甲。屬安南。安南不從。以爲臣所使使者。阮洛案驗上琅州。邑冊北實下雷所占。鄔港等二社。大率二十村。上琅州。泡泉江之北實歸順所占。上瓚等九社。大率一百四十六村。石林州茶嶺以北亦歸順所占。茶嶺莊及清朗等四社。大率九十五村。至全勝虎耽二所。臣先因故基猶存。前是高平撫治使黎如整聞漢使至。躬率疆吏治厨傳爲下雷許宗蔭襲殺甚多。皆有狀。事下戎部。乞何給諫王致祥上書。簿責茂洽。夫略以爲茂洽所請地。失於數十年之前。而爭于數十年之後。

此或假以出方物取價沃壤內厚其封殖而外固其藩籬未可知也。於是大司馬張佳胤移粵西都御史吳善善乃屬左右江兵巡使陳誥郭棐卽訊是日南寧理萬煜慶遠理王體昇乘傳後先馳下雷至歸順而下雷土吏許宗蔭歸順土吏岑瑾及安南使者甲激並以其狀來請謁安南竟牢執初約乃請漢官觀察民風當是時吟邦龍蒲人民皆披髮跣足長衣大袖猶有夷風竟與安南而歸順祿架祿郡沱泓三村又皆束髮短衣實漢人毋割割芭米孤古二村與安南安南大率得村凡一百二十六。大司馬張佳胤以

爲制置使議是書奏。上乃詔曰。朝廷優待遠人。已
曲從所請。今後再不許越分陳乞。是歲丙戌也。其後
清華道人鄭檢。自稱黎氏後。引兵侵茂洽。亾何。檢不
幸物故。子松乃以十一月朔入城。逼茂洽。茂洽犇於
是。莫敬邦提兵十萬人。鏖松戰。而以世父莫敦讓告
急於上。因引孫一人。弟九人。族屬五十人。直走永
安。願借欽州一撮土。母爲鄭松所魚肉也。是時朝鮮
亦乞兵。御史徐元正上書。以爲朝鮮與安南殊科。朝
鮮中國之門戶。勢且當援。今安南遠在萬里之外。亦
請比以援之。此於策不便。且欽州實雷廉門戶。珠池

在焉。有如一。日不可知。則百粵五嶺。豈得高枕而卧乎。事皆下大司馬石星。大司馬以御史議。趨制置使論莫敦讓還歸故國。上幸下。明詔。詔制置使相機處置。務求安妥。是歲癸巳也。安南東西可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可二千八百里。永樂初。大將軍張輔。奏舉懷才抱德。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練達吏事。明習兵法者。凡九千人。前是丁丑秋八月。土人陳一熊上書。請學世業。始未嘗不斌斌禮讓。而後漸習篡弒也。

讚曰

傳稱一姓不再興而況於篡弒得之者乎余觀丁陳
黎三姓干戈。澹尋卒卒無須臾安枕也。信哉。文皇
帝始何嘗不憐陳氏後。然季犛之慘。耗矣。犁其庭而
郡縣之。及章皇帝得陳氏後。安南復王矣。厥後歸
黎利。莫氏篡之。終爲都統使。豈亦非陳氏弗王乎。由
此觀之。帝王自有真。豈人力也哉。